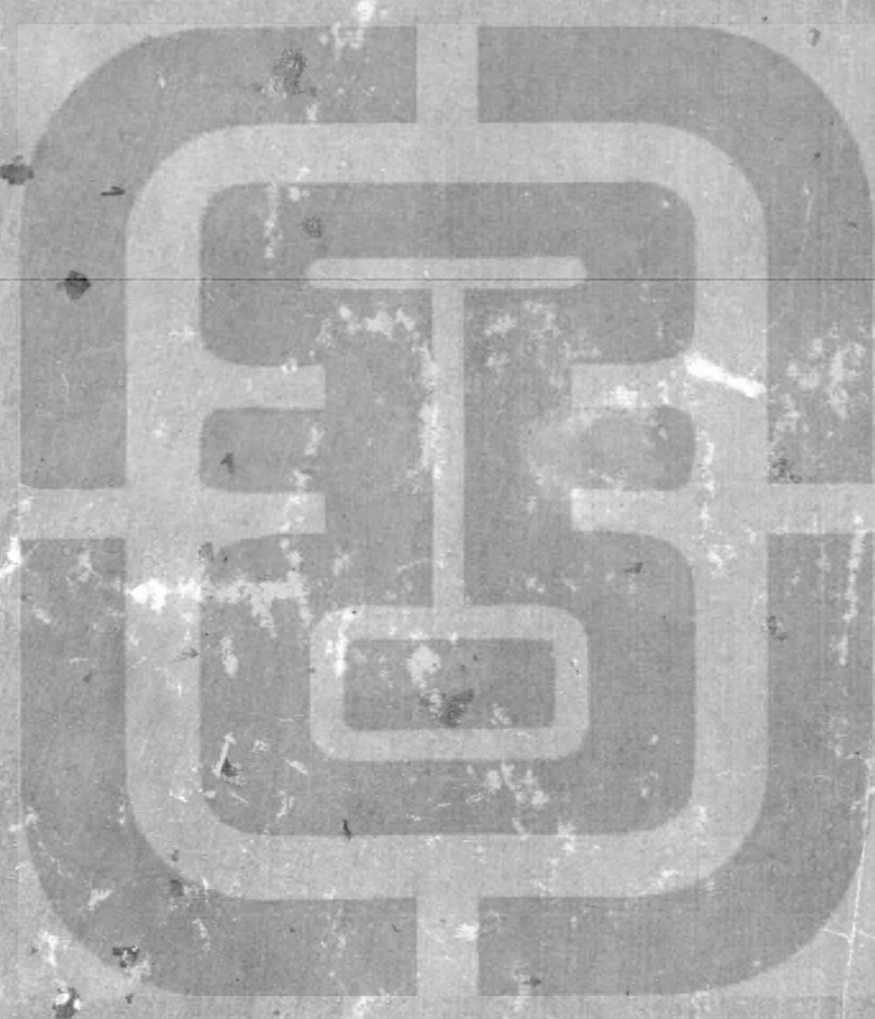


文

章

類

選



卅五卷
序事類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五

序事類

叙范雎見秦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未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迺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父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拔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要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能補於秦此臣之所

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闕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秦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

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丘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扞關而勇於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大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乃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

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五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天韓魏中國之憂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者附而韓魏因

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早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公子無忌救趙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救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矣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賤

棄之嗒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云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

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
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
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
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
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
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
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
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
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臂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
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
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
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效命之秋也
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者不能

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
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
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
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
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令下令軍中曰父
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
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
鄲存趙

左氏叙隱相嫡庶本末

博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
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
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
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
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
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
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
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
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六月
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

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
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
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
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晉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美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
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隱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黜黜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乎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
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
是之謂乎

叙毛遂定從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
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
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
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
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
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
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
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

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和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
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
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
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與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
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
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此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
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
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
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
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
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

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叙子產從政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叙秦起阿房宮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

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村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叙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齋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疇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陛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群禁今諸生不師古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王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手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敢有... 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者... 葉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
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者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
下逐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叙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公
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
子嬰為相珍寶尽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
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
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會
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
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
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

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且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
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
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
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
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
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
君臣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
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
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
要項伯項伯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
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
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

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
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
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
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也項王許諾沛公旦
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
破秦得復見將軍以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
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
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
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比嚮坐張良西
嚮待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
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
入前為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

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
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
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
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
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
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
士欲止不納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
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項王按
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
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
於地加彘肩於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
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有虎狼
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

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障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叙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中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柳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叙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比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令呂氏王大臣恭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即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及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殺興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

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彘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是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屬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類類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出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

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襄平侯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鄴寄與典客劉揖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
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
鄴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
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
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
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
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
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排
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
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

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
敢闖迺產殺之郎中府史劉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
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謁者不肯朱
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
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卒皆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
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叙武帝時酷吏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
索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徒為少府而張湯為廷
尉兩人交驩而凡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

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
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
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山吏乾沒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是時上
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
書春秋補廷尉中平亭疑法奏讞疑事以豫先為上
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上之
明奏事即詭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
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
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
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
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中言

雖文致法上討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
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
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
意思不專平然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瓜牙用者
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
都反獄皆窮根本敬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
被本晝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圍腹心之臣乃交私
請侯如此弗能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
排大臣目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
夫會澤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徙皆仰給縣官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
五銖錢籠天下錢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豪彊
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肝天子忘食取死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

不安其生... 所興未獲其利... 並侵漁於
是痛繩以罪... 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
病天子至自... 稱病其隆貴如此

義縱自河內過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
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
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街杜周為縱爪牙之
吏任用遷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為東萊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
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
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
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

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
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
為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聞者以惡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
殺傷甚多捕逐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強往吏十餘
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
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其事夷之亦
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
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
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都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
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至死家盡
沒入償贖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

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母敢
母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願不得失之旁郡國進
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知以為能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揚僕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
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 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
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
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
尉為人少文居宅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
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
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購告言燕置伯格長以奴
司盜盜賊溫舒為人譴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
如奴有勢家雖有燕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

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茲稱
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
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
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入溫舒請覆中尉脫車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
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其少禁坐法失官復
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攝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
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他姦
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
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
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
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

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
大抵盡放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
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
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
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廷具
食小羣盜以百數掠幽州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
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
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緇衣
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
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
深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
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
捕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
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

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叙武帝興利

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
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
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
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
馬阡陌之間成羣而聚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
閭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
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媿辱焉當此之時
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
於鄉曲宗室有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
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
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車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
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

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
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而干戈日滋行
者齋居者送中外搔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
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
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
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
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
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
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於南
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
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

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
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
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
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
斤虜數萬人皆得享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
馬死者十餘萬矣中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
農陳藏錢絀用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
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
道而王刑白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
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蹏無所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
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二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
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
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

夫小者即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者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既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

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滯財役貧轉穀百數發君君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
多銅山而鑄錢民亦聞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
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
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
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
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
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
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
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
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
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楸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
半曰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
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東郭咸陽
孔僅為大農丞須監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幸侍中

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
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待
中故三人言利事稱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
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微蒞之士益鮮於是除
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
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
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
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
周郭其質令不可磨取銖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
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
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
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

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
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
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
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蓄害貧民
無產業者暮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
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
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費又緡錢皆有差
請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貨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
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
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
老比邊騎士輶車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船五丈以
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
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郎中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
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
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
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
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
家豈有寬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式邑人
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寬於人無所欲言也使使者曰曷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
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一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一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為化
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

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一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
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
持錢三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誠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
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
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小僑而牧
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
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作去毋令敗羣上以
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
漕最上以式材中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
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叢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
農丞究計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

得入穀補官即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
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
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
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督循行郡國舉兼并
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考隆貴用事咸
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刻深
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沫矣初
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銷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
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
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
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
九卿也今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

詐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揚可
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
師鑄錢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
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
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
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今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
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
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
相齊而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
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徃即
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
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
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
農莞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
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
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如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
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
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
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
及與諸官益雜置多徒
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
狗馬七獵博戲亂齊民
曰祿送徒入財者補郎郎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
微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
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
一千里天子憐之詔

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勦邊兵而歸新秦中或二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
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送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
息什一以除告繒用充得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且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及西羌侵邊而築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
赦天下囚南方樓船卒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
張液酒泉郡而上郡朔西河河西開田官作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裘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六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飲酎少府省
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
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賈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
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

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
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柱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
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
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以為
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
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六
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
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
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貢即
賈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

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
然許之於是夫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並北
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
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
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
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
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
金五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
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
烹弘羊天乃雨

叙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

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
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手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
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
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勿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
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
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
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
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郵至東浚稽山南龍勒
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
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止營舉國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
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
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
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闐金聲而
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
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
過山谷中連戰士卒中文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
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
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
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
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
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曰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備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于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居

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過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叙武帝微行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
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
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
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
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
馳驚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鄩
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史
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
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
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道於太后未敢遠
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右
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
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亦
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
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
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費立欲除以
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奏屬縣草
田欲以償鄩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
東方朔在傍進諫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
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